责任编辑:李海涛 制版编辑:包聪颖

冰水中的生死抉择

本报记者●郭惠心

2022年初冬的一天上午9点左右,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红沟水库寒气逼人,岸边已结起薄冰。高超正开车准备为父母装修房子购买沙料,恰巧途经水库。突然,一声变调的呼喊刺破寂静:“救命啊!有人掉水里了!”

他循着声音望去,水库中央水花四溅,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灰黑色的水面上拼命扑腾,动作笨拙而慌乱。身上的厚衣服早已吸饱了水,沉甸甸地将他不住往下拽。因体力不支,落水者几乎放弃了挣扎,身体渐渐没入水中,生命危在旦夕。

这时,岸边迅速围拢了一小群人。有人举着手机焦急地通话,声音断断续续;有人徒劳地来回踱步,试图寻找可用的救援工具,可现场一无所有。高超的心瞬间揪紧,死死盯着那个身影。眼见落水者扬起的手臂越来越低,溅起的水花越来越微弱,惊慌在人群中蔓延,一种刺骨的紧迫感紧紧攥住了他。

“不好,来不及了!”念头闪过的刹那,身体已然行动起来。高超一把甩掉肩上的背包,掏出手机匆匆放在岸边,甚至没顾上脱下身上那件厚实的毛衣,三步并作两步,在众人还在犹豫之际,纵身跃入那片泛着寒光的水中。

“下水没一会儿,身上就跟冰针扎一样,全身毛孔都炸开了!”后来回忆起入水瞬间的感受,高超仍会不自觉地抱紧手臂,仿佛那天的刺骨寒意从未散去。

阿拉善初冬的水温已接近冰点,人体在这样的低温环境里,能够保持有效活动的时间,是以分秒来计算的。

厚重的毛衣一浸水,立刻变成沉重的枷锁,束缚着他的每一个动作。“每一次划水都像在推举无形的巨石,手臂多抬一寸都格外费劲。”但他顾不上这些,目光死死锁住前方那个正在下沉的身影。寒冷让他呼吸急促,思维也开始迟滞,唯有一个念头无比清晰:靠近他,抓住他!

距离在艰难地缩短。5米、3米、1米……终于,高超的手触到了落水者。那是一位壮实的蒙古族汉子,脸色已泛着骇人的青紫色,嘴唇乌黑,眼神涣散。高超三次试图抓住对方湿滑厚重的衣领,手指都接连滑脱。冰水刺骨,体力飞速流失,情急之下,他猛然发力,指甲生生抠进了对方棉质T恤的纤维里。

“拖到一半,右胳膊几乎要失去知觉了。”高超苦笑着比画,“左边还能动,但也没多少力气了。那时候脑子里就一个念头——无论如何都得把他推上岸!”

这段生死间的拉扯,究竟持续了多久,他自己也说不上来。时间在冰水中仿佛被拉长扭曲,每一秒都漫长难熬。他只记得自己呛了好几口水,冰冷的湖水灌入鼻腔、喉咙,带来火辣辣的刺痛与窒息感。刺骨的寒冷让肌肉愈发僵硬,唯有“不能松手”的本能支撑着他,机械而执拗地向着岸边,一点一点地挪动。

就在高超感到力量即将耗尽、两人都要被冰冷的湖水吞没时,岸边众人终于行动起来。几位钓鱼人迅速收起渔具,将长长的鱼竿一根接一根伸向水面。第一次,竿尖差了一点,够不着;第二次,他呛了水,眼前发黑,险些松手;第三次,他用尽胸腔里最后一口气,左手死死攥住了递到最近的竿尖。“拉!用劲拉!”岸上的人们齐声呼喊,紧紧握住鱼竿后端,身体后仰,双脚蹬地。有人甚至趴在冰冷潮湿的岸边,竭力向前探身,伸长手臂。终于,在众人齐心协力的牵引下,两双冰冷僵硬、几乎失去知觉的手,被许多双温暖而有力的手紧紧抓住,硬是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!

高超瘫倒在岸边,剧烈地咳嗽着,浑身不受控制地颤抖。他转头望去,被救的男子已被众人围住,岸边群众正忙着对他施救。直到这时,强压下去的后怕才如潮水般涌来,夹杂着劫后余生的虚脱与庆幸。“水库边是水泥斜坡,又长满青苔,特别滑。要不是大家帮忙,我们俩根本上不来。”

落水男子苏醒后,得知是高超舍命相救,紧紧攥着他的手,泪水夺眶而出。他执意让随行朋友拿出2000元表示感谢,还说要去买几身新衣服,晚上设宴答谢,都被高超一一婉拒。“钱跟命比起来算啥?”高超摆摆手,笑容真诚而朴实,“人没事,比啥都强!”为了不麻烦众人,他没有留下任何人的联系方式,穿着一身湿透的冰冷衣物默默离开了。

令人没想到的是,有一段救援的过程被一位钓友用手机记录了下来。当天晚上,视频就在当地的微信群、朋友圈和短视频平台上迅速传播开。高超的手机铃声不断响起,微信提示音此起彼伏,同事、亲友的询问和关心纷至沓来。而最先看到视频也最为揪心的,是他的妻子简春。

“我当时正在厨房准备晚饭,手机微信群里一下子炸了锅。”简春回忆起那个傍晚,声音仍会微微发紧,“我点开一看,腿都软了,手里的锅铲‘当啷’一声掉在地上——那不是我丈夫吗?在那么冰冷的水里!”

听到声响从卧室出来的高超,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妻子苍白的脸庞和泛红的眼眶。简春冲到他面前,一把攥住他的手腕,手指冰凉,声音压抑着止不住地颤抖:“你疯了吗?那么冷的水,说跳就跳,万一你上不来,我和儿子该怎么办?”



单位负责人慰问高超(右一)

这个在刺骨湖水中与死神角力都未曾退缩的男人,面对妻子含泪的质问,瞬间红了眼眶。他半晌才低声说道:“当时……真顾不上想那么多。看到人在水里,几乎已经放弃了挣扎,心里就一个念头——不能见死不救。”

话音未落,妻子已扑进他怀里,强忍许久的泪水浸湿了他的衣襟。他轻轻拍着妻子的背,心中百味杂陈。他十分理解妻子的后怕——他们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,家庭平静而温馨。如果那天稍有差池……他不敢再往下想。

“后来我们谈了很久,”简春说,“我问他怕不怕,他说跳下去的时候没时间怕,但事后回想起来,还是心惊肉跳。我们都是普通人,有家庭、有牵挂,怎么会不怕?可我也理解了,如果那天他明明能救却没出手,他会一辈子过不了心里那道坎,那不是他能做出来的事。”

这次长谈,让简春对丈夫的见义勇为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她回想起高超平日里的点点滴滴,乃至他从小到大那些被家人偶尔提及的“傻事”,渐渐明白,这次的纵身一跃,并非一时冲动。

高超这份看似“冲动”的举动,背后藏着绵延几代的家风传承。他的爷爷是村里朴实的庄稼汉。“小时候最深的记忆之一,就是家里杀年猪,半个村子的人都会来吃。爷爷总把最好的肉分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困难户,自家只留下普通的。”“小时候觉得爷爷傻,”高超摩挲着水杯,“长大后才慢慢明白,那不是傻,是他认准的活法。”

他沉默寡言的父亲,用行动给他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德育课。“大概在我10岁那年夏天,”高超回忆道,“邻居家刚割好的麦子堆在场院里,突然变天要下暴雨。那家男人在外打工,只有女人和孩子在家。我爸一看,扔下手里的活儿就说:‘走,帮忙去!’”父子俩和赶来的邻居一起,抢在暴雨前收完了麦子。“帮一把,又不费啥事。”这句话,父亲说了一辈子,也践行了一辈子。

他的姥爷,是一位在洪水灾害中挺身而出的老支书,也是一位总爱给儿孙“上党课”的老党员。“姥爷讲课特别生动,”高超模仿着老人的神态,“他说:‘党员是什么?是平时看得出来,关键时刻站得出来,危急关头豁得出来。’”这些朴素而铿锵的话语,如涓涓细流浸润心田,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高超。参加工作后,他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在岗位上认真负责、兢兢业业。

救人视频带来的热度渐渐平息,但高超更珍惜那些未被镜头捕捉的平凡温暖。他居住的小区邻里和睦,大家时常互相分享自家做的吃食,点滴关怀中透着朴实的人情味。疫情期间,夫妻俩也主动为有需要的邻居伸出援手。在高超看来,这些日常里的微小善意,让小区充满温情,也让他内心格外踏实。

最让他触动的,是儿子的变化。一次出门,看到一位老人提着东西上台阶很吃力,儿子立刻跑过去:“爷爷,我帮您拿!”高超忽然意识到,善良的传承,已在无声的模仿中悄然完成。儿子常把学校教的“见义智为”挂在嘴边,还组织小伙伴去敬老院表演节目。高超翻出手机里儿子表演的照片,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骄傲:“这小子,比我强。”

衣柜里,高超救人时穿的那件毛衣洗净后被叠得整整齐齐,却再也没有穿过。“每次看到它,就想起那天冰冷的湖水,想起伸过来的一根根鱼竿,还有岸上那么多双热乎乎的手。”他顿了顿,“留着是个念想。它提醒我,没有什么比人命更珍贵;也告诫我,一个人的力量有限,但大家的力量聚在一起,就能创造奇迹。”

随之而来的,还有一项项荣誉,高超将它们比作“明灯”。“这些荣誉最大的意义,不是给我个人戴上光环,而是像一盏路灯,照亮了‘与人为善’这条路,让更多人看见:这样做是对的,是会被认可、被记住的。”他语气诚恳,“这盏灯既照见我的不足,督促我配得上这份认可;也照亮了前路,让我明白今后该往哪里走。”

“爷爷、姥爷、父亲没给我留下多少物质财富,却教会了我怎么做人。”从小到大,高超始终以雷锋精神鞭策自己:冰窟里救过孩子,街头追过小偷,帮邻居孕妇救过火,为晕倒的群众报过警,还常年担任义务志愿者,为弱势群体捐款,逢年过节替同事值班。只要身边的人有需要,他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

他深信,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。“善意就像一颗种子,一旦埋下,便会在岁月里默默扎根。它可能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,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生长,温暖另一段人生,这就够了。”

高超的故事里没有豪言壮语,有的只是冰水中死死抠住衣料的指甲,呛水时喉咙里火辣辣的灼痛,拖拽时几近透支的肌肉;是妻子后怕的颤抖与泪水,是儿子稚嫩的善意模仿,是一件再也不曾穿过的毛衣。正是这些真实而琐碎的细节,正是那“来不及多想”的瞬间抉择,让我们看见:英雄气概从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,它会在遵从本心的刹那,迸发出最动人的光芒。

采访最后,记者问了高超一个假设性的问题:“如果时光倒流,再回到那个水库边,你还会跳下去吗?”高超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望向窗外,目光仿佛穿透眼前的玻璃,也穿过流逝的岁月,稳稳落回那个寒风凛冽、水色灰暗的湖面。片刻后,他转回头,眼神清澈而平静,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:“会!因为人心的那点热乎气,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。”